

戀風

譚杏梅

風，總是無處不在，把我包圍著……

我這一出生便沒有父親的可憐蟲，像注定要與母親相依為命。

我出生那夜，北風蕭蕭，寒風刺骨，身上短小稀疏的皮毛不能替我保暖，冷得我渾身哆嗦。幸而一股暖氣把我牢牢包圍，這溫暖透入我心扉，令我初嘗了愛那溫暖的滋味。

愛是無形的，輕輕地碰到了它，它卻消失了……

我猶記得第一眼看到這世界，是迷迷糊糊的。我再揉揉眼睛，就看到了母親，那雪白的毛髮像絲一般的閃亮，我再看看自己，「為何我不一樣？」「當你長大，就會發現毛髮已在不知不覺間偷偷爬了出來了。」母親氣得笑了出來。她那雙烏溜溜的眼眸宛如一面鏡子，她總把我藏在裏面。在她眼中，我總是顯得那麼小。

眼前的美是有形，但一閃即逝……

我倆沒有門戶、主人，只得住在荒野。我還小，母親只好獨個兒去討吃。然而每次回來都是五癆七傷，想必定是在城市與「地盤」主人爭吃。那時我還不懂甚麼是血，甚麼是傷。幼稚的我竟時常哭鬧著吃大餐！

當我漸漸懂事了，看到母親在夜深時舐她周處的傷口。有時候，她洞悉了我的擔憂，趕忙遮掩傷口，但好像怎樣也遮蓋不了，她只好「不慌不忙」解釋說：「皮外傷而已，不要緊。睡吧。」我知道這是一個謊言，但為順著她的意思，只好裝作睡著了。想到母親氣若游絲的樣子，還用心良苦地謀著砌詞，我又不能替她分擔，心裏的淚就默默地流了下來……

不久，母親病了，儘管病給她帶來痛苦，她仍帶著微笑說：「孩子，原來我們死後會變成自由自在的風，無處不在。不用怕，咳咳……」嘴角滲了些血，母親看了看，不加理會，繼續說：「任何時候我都會陪你。」我鼻子酸了，但仍強忍擠滿眼眶的淚。又再次洞悉了我，她猜中我的心思，說：「我可沒那麼快死，我還要看你長大、成家立室啊，哈哈！」這是我聽過最痛苦的笑聲。

那一夜，跟我出生那一天一樣冷。忽然聽到廝殺的聲音，我們都醒了。糟糕！是專吃獵狗的人啊！我們眼見來勢洶洶的人衝著我們而來，頭也不回，拔腿就跑。但來不及了……其中一人將母親抓起，然後毫不留情地摔到老遠，再掀起我這「囊中物」露齒而笑，說：「在這寒冷的天氣，很難找到比這隻更肥美、更鮮嫩的補品啊！」母親馬上跑過來，裝起一副怒目兇齒的模樣，撲向那人，咬著他的手臂，向那獵人吼著：「不要碰我的孩子！」我跌了下來，那人不忿，怒視著母親，隨即在腰間拿出一把匕首，向母親的脖子揮去。頓時，無情的匕首在母親的脖子上留下一道血痕。

無情的殺戮聲劃破安寧的夜，刀光劍影打破沉靜的夜空。冷風驅散烏雲，正是月圓之夜，遠親野狼都在山峰嗥叫著，這往往令人誤會牠們會傷害人類，但因著這誤會，獵人們都慌忙逃了。

只剩下我和母親，我拭乾了淚，對母親說：「沒事了。我替你抹掉那些血吧。」我提起手，用那些剛偷爬出的毛髮向那道血痕抹去。墨紅的血緩緩地流下來，但從沒停止。雙手由雪白的顏色變成了墨紅。不行，怎麼還有這麼多血？我哭喪著臉：「母親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」血流動減慢了。她對我說：「孩子，要好好兒活下去……」血驀然止了。

原來，生存並不容易，但我總算熬過這寒冬。又是春天，又是那溫暖的微風，她總是無處不在，把我包圍著……